忠惠集

五

忠惠集卷九

宋 翟汝文 撰

永

賜徐同空敕

飛騎遠臨萬里風稱發進陟三公交騰朝野之賢登敷奏之地寅亮天工允釐庶績爾其敬哉爾惟欽哉

敕省呼吸造化扶掖太平

動塞乎天地之間手

韓拔陣奏之俗意將億萬年胸中

鳳池而屬目賀燕廈以搖旌

謝除館職啟

蒙恩授前件職者奉對西清凜天威之咫尺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影自惟無顏以寄唯石渠天祿之府秘金匱玉版之藏翰林墨客之文章河圖洛書之典訓怪如齊諧之所志微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於方言其流及於瑣語煨燼竹簡發羽陵汲冢之編科斗漆書辯魯壁洽中之蠹蓋古人禮求諸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

有典刑推亡古昔仲尼之惜借馬猶及闕文夏禹之尚
遺聲以存追蠹蝕自非網羅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
六藝以成章洞九流之領略則孰能刪除繁穢訪拾舊
聞得商頌十二篇考次逸詩之闕取武城二三策緒正
古書之遺至於曉幼婦之微文釋皿蟲之訓纂討論窾
識辨岐周栒鼎之銘義證古文迹東漢顯陵之策唯時
遴選益嘆才難固將廣豪傑之儲須以待朝廷之用必
如前哲增重此名而況切近禁嚴雍容啸詻建章鳳闕

望帝極之太微策府玉山應星躔之東壁欲掄材於人
物聊養望於歲時某意廣才疎心勞志大空懷憂國見
謂狂生中捐末路之差池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宰揆
入造書林汗青簡於季年絶韋編於辛歲初無聞於是
正獨能問於何如恭惟司空僕射相公德盛阿衡師惟
尚父服衮衣繡裳之命數寵冠上公偉龍章鳳姿之儀
刑照映羣辟略春秋責備之法得天下英才之歸雖此
妄庸不忘教育孰云晚出得與斯文乃騰蓬山世惟舊

物慨流波之未遠恪風木之纏悲再命維新相望踵武
惟先人嘗掌斯事獲繼前修卒父業復總羣書敢期故
實永言陟岵之感終廢蓼莪之篇然而以先儒之熟訓
詁而誤爾雅之彭蜞大夫之識具敎而名先君之獻武
況如淺陋無乃闕疑庶幾農馬之專可與魚蟲之注述
陶唐至於麟趾安所發明須聖主之得賢臣或能論著

賀拜太尉啟

伏覩制詔廣西蠻峒納土置南丹州幅員萬里司空僕

射相公策拜太尉者臨軒用樂以答元功告廟冊勳益崇殊典蓋名器以實浮而增重惟德量故寵至而不驚戎夏聳聞神人溢喜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賢人在朝折衝千里維時巨室必有世臣使其國勢之輕重繫於存亡人材之盛衰視其進退崇堂遠地知庶陛之難攀猛獸在山歎藜藿之不採當今之世莫我敢承恭惟司空僕射相公輔翼聖朝胶肱帝室躬回天之勢而人主不忌有蓋世之略而天下莫爭乃眷蠻方悉歸輿地

闢國百里顧爭尋常通道九邊比為狹隘用能當四輔三公之冠專五侯九伯之征無軍國之異容極將相之隆數來威有克壯之元老無競以烈文之辟公而況今者符貺薦臻君臣歸美斂嘉祥以敷宏德惠興雅頌以文致太平主上虛已以聽公明公宏度以鎮物協同羣后之讓永觀晟樂之成蹕如九鼎之安靈承帝寵之固

賀拜太師啟

伏覩制詔正月一日大慶殿朝賀受傳國八寶太尉僕

射相公冊拜太師者仰止三朝之老蔚為萬乘之師梨
以山川世胙之封崇以鈇鉞專征之器貴窮人爵克享
天心古者天子有七人之爭臣太師首三公而論道所
以儀刑海内輔導帝躬嚴朝廷則爵為達尊事德義則
貴有所屈成湯先學於伊尹必有所不召之臣穆公無
人乎予思不能安長者之側有來命世之哲以起非常
之原恭惟太師僕射相公道濟彌綸文能經緯非予覺
之誰也豈曰友之云乎王曰嗚呼父師作祇命周公之

冊余惟克邁乃訓繼舊學甘盤之賢極名器則禮敬益
隆咨典刑則老成為重就訪大事必先太史之乞言俾
乘安車咨用黃門之設几底於五典論厥九疇以鎮定
如巖石之瞻以博厚若阿衡之倚一國之巨室所慕為
政不難天下之大老來歸其于焉往用能制作禮樂頒
度量於明堂寅亮聖明受泰元之神策肇稱寶玉於赫
祓容然而無競維人惟德其物昔者倚相能道訓典晉
大夫失問於白珩子反善理兵戈秦使者改觀於和壁

不有君子將焉取斯洪惟熙洽盛治之聖朝相以瑰瑋
光明之人傑光于史冊配君陳畢命之書載之聲詩詠
崧高烝民之雅

齊州到任謝監司啟

祇命宮祠久遠從臣之荷寵叨恩民社復分刺史之虎
符景仰下風竊依條教恭惟某官精誠許國術畧濟時
頒朝廷寬大之詔書慰父老傾聽而扶杖顧如袁朽敢
自懷安冒東海之優除或容病守依潁川之厚德未遂

龔丞

齊州到任謝執政啟

寢命西垣仍叨內閣分符東海尚玷名城亟遵道以疾驅方下車而觀俗請問故老延見諸生周楚漢之舊封覽山川之形勝帶牛佩犢襲土風奢侈之餘褰衣大裾有掾曹舒緩之俗顧面牆之不學懼文謹之徒傷伏念某志古好修與時寡偶早從前輩聞長者之遺風晚託後車竊先生之餘議自以附青雲而施後世無愧昔人

豈云懷琬琰以就煨塵分為棄物叨踰近服謬竊寵名
食厚祿以自私辜大恩而不報恭惟某官儀刑四海師
表萬民樂天下之英材收海内之名士乃如樸敦亦預
甄鎔雖劇煩治劇之未能儻奉令承教而猶可眷惟齊
地著自前聞求善政之所存去當時之雖遠持治道於
相國寧以清靜而容姦遵遺俗於太公庶幾簡易而報
政

齊州與安撫啟

寢命贊書叨恩符竹乃緣屬郡得隸仗藩駕駟赤帷獲
仰使車之舊物屬鞬戎服行修帥府之覲儀愒日以須
披雲在望其為欣誦難盡悉敷陳

陳州到任謝執政啟

罪釁餘生苟庇身於祠館懷安晚歲永畢願於桑榆忽
分符竹之榮復有民社之寄顧憐朦戾仰愧甄鎔伏念
某處既近危動而得謗了何知於憎愛久已昧於周防
少苦病衰無復事為之志晚嘗憂患益頹榮進之心頃

以謝章再罹謫籍一隕身於衆口投散地者四年奪爵
是憂誰肯食漿而五餽鬻桑之餒僅能餬口於四方敢
圖流落之餘終預眷憐之末尚容假守使得食功恭惟
太師相公經緯人文燮和天綍維持國勢於九鼎以福
萬方網羅天下之衆於一介獨茲枯朽之質倍費
封殖之恩雖無責報之深敢忘施德之自復神明於舊
觀已悟昔非措步武於夷塗冀從今始感佩之至筆舌
難周

以事君顧何適而非報

問侯中書侍郎啟

猥以微生叨從末宦效九九之技夐若江湖之濱瞻兩
兩之符邈然霄漢之表顧門牆之彌峻致竿牘之罕通
引領惟勞傾心則一伏以某官鄂稟間氣親遇昌辰道
以非常之才助成無競之烈謀謨帝所勤相王家順迎
六氣之和茂擁三靈之祐發揮一德使邦朋之寖消感
慨百為由國是之先定及此精神之會應於寤寐之求

天睠乳昭民瞻允屬據百僚之上已知體貌之崇居三事之先即俟儀刑之正上以副一人之意下以慰四海之心深念宗祊加護褒寢

賀侯中書得請宮祠啟

右某伏審宮使中書侍郎得請宮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來歸恭惟宮使中書侍郎正色立朝遠猷經國方宗鼎鉉之拜以正公槐之尊而乃深畏

功名肆懷丘壑上章力懇解組如遺仰高行之絶倫聞
餘風而興起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慕昔賢揮賜金以娛
故人用償夙志行膺宣室之召復佇衮衣之歸某荷眷
特深辱知有素顧望塵之密邇獲擁篲以候迎炎暑正
隆川塗尚阻伏乞上為宗社倍保寢興

賀除開府儀同三司啟

視秩公槐增華將鉞官儀鴈尾共瞻黃閣之崇命數彈
冠咸仰黑頭之拜傳聞四遠頌嘆一詞昔者周公之勲

封伯禽於魯國康公維翰命召虎於淮夷然而伯禽無
預於成功召虎克承於先世猶且寫諸琬琰播在聲詩
豈有述作萃於一門事業煥乎當代朝廷無出其右簡
在帝心父子同升諸公貴窮人爵衮衣熿燿而交映革
履差池而後先稽參舊聞曠絶無輩恭惟開府相公身
兼數器德範羣倫方當强仕之年已佇登庸之望曲臺
容典潤色倚以告成東觀諸儒總領資其折衷迨茲顯
拜誰曰不然某夙荷眷知獨傾意氣七登三事願觀伯

羣醜釋其下人使恩信之無施知勲庸之益大顧惟弱
植獲佐偏州覩捷奏之交馳激懦衷而增抃

又賀平寇啟

陳師鞠旅既燀威靈折馘執俘遂平寇虐悉賴蕃垣之
治用胎惟幄之謀慶溢人神歡均遐邇恭惟某官忠存
衛社業茂安邦威加草木之微信及要荒之遠闢國百
里嘗參預於戎胎教民七年因緒修於武備舉無遺策
動有成功屬鼠竊之貪饕賴鷹揚而翦滅果憑勝算亟

正嚴誅使逋藪之已空實成城之可恃吏皆案堵民乃
奠居然以建大將之旗往既佯於伐蔡仗元戎之節今
復類於平吳允集茂勳宜膺殊獎當聞華衮之就拜庶
至高牙之請行乃眷偏州實臨孔道欣覩奏功之日幸
臻徹警之期抃躍之私倍萬常品

賀除少師啟

伏審盟府第功路朝奉策備孤棘威容之盛更師牙節
制之雄凡逮聰明孰不忻慶竊以君臣相遇古今所難

自乘下瀨之舟坐隔翹材之館曳丈二之組方圖力報於殊恩聞尺一之書已覺心傾於芙蔭

賀太師收燕山啟

伏審告廷大號正位上公遠冒山河擁百靈之交衛進遊廊廟膺多福之鼎來凡逮有生孰不同慶恭惟某官三朝元老四輔宗臣忠誠動乎晃旒威信行乎華夏謀深辟國無如召公道懋格天有若伊尹由是致二帝三王之治用能專五侯九伯之征奇功屢書已在鼎彝之上

勝算迭用不出帷幄之中乃眷燕雲久湮沙漠累聖未
遑於問罪斯人自致於渝盟當宁請行乘機撫定貔貅
萬旅正十六州疆場之初煙火一家復二百年版圖之
舊廟略已定凱旋而歸勒名重崖舍爵清廟固宜備非
常之典冊然後稱不世之勳勞錫肖彫戈亟上元戎之
節衮衣赤舄首登真相之班益峻臣鄰永熙帝載其方
馳駿驛莫造釣庭聞社稷之殊休增揩紳之懦氣輒陳
固陋敢冒近嚴云云詞語瀆煩欲盡芻蕘之讜體貌閒

絶願寛鉄鉞之誅

回知明州張殿院啟

懇辭越郡願上守符歸卧漳濱得諧養疾瞻光塵之密邇欣德蔭之被泳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誠許國烏臺風采夙高白簡之名熊軾憑苗復仰青氊之舊仁聲先路士庶慰心某猥以昔年叅嘗望履鎮江故里獲修桑梓之恭郤水社門益賴芝蘭之臭未遑馳問先辱誨音感愧之懷敷陳罔罄

回李越州啟

懇還印綬老矣歸休臥病江湖居然待盡豈謂遷原缺記
室之問寵以物儀以疾疢遺公之憂訪其生死載銜謙
眷倍切感銘伏以某官直諒多聞中和體備方藩維之
重寄獨兄弟之迭臨榮擢縉紳名聞當世乃者慨敵人
之侵噬請漢節以奮行深入強鄰坐獲折衝之策底寧
亂畧勢踰伐叛之師宜入秉于事樞尚均勞于方面顧
惟朽邁已隔交承閒步武之差池企風流于嘯詠諾茲蒙

過譽實賴覆藏非取則之柯孰云不遠如膠柱之瑟允
屬更張

回鎮江府安撫趙延康啟

假守藩符獲依鄰郡封疆密邇相聞雞犬之音政化流
行不待馬牛之及恭惟某官躬行豈弟體備中和久推
重於縉紳固相聞於風采出臨藩屏糾合義師元帥總
戎首預幄中之畫前徒奔北獨專方面之勳乃眷殊方
創為輔郡疇咨師帥允藉賢名蒙庇京師已賴洪河之

潤倚強王室重增盤石之隆敢謂謙光首貽書誨徒佩
芝蘭之臭敬修桑梓之恭感愧之懷敷陳罔既

回謝葉左丞賀除參政啓

右某啟進陪端揆參帷幄之近嚴入贊事樞輔朝廷之
遺忘方時艱棘屬任勳勞敢謂衰遲亦容尸素伏念某
抱痾歲久與世日疎身伏海瀕久有乘桴之志心存王
室尚懷邮緯之憂適圖訪於舊人使預聞於政事顧惟
非據乃濫同升恭惟某官德宇粹夷天資亮達心游六

藝成深厚爾雅之文體備四時蘊東南清淑之氣居慙
末至獲仰後塵欽賢人引類之私偕君子彙征之福況
蒙函誨追誦昔游傾意相期若芝蘭之同臭論交久要
知松栢之後凋感愧之懷敷陳罔既

回謝宣撫李相公賀除參政啟

恭惟宣撫觀文僕射英略絶人高名映世再煩舊德出
總專征體貌未移勘爺斯之敢缺精神方壯賴樽俎之
折衝自非文武之兼資詎識安危之注意顧惟疇昔尚

及周旋久矣員薪上還漢經居然掃軌望絕膺門敢意
謙光未忘雅素書函俯逮慰日暮塗遠之勤老病增光
誦室通人遐之歎其為感佩難悉敷陳溽暑正隆川塗
方阻伏乞上為宗社倍保寢興

賀沈參政啟

伏審進執事樞對揚休命參謀帷幄之近熟簡聖衷圖
任股肱之良允資人傑恭惟參政才兼數器望冠一時
正色立朝追正始名臣之後高文華國配興元哉難之

熬方藉壯猷遂陪機政深惟賢後之得位必有籌以
致君固將拔用衆能共謀王室芟夷多壘蓋整戎兵北
敵遁逃蒙賴折衝之略中原蕩定倚須恢復之期

回知平江府向侍郎啓

伏審寵殿近藩撫臨吳會疇咨舊德方三接之便蕃雅
量辭榮遽一麾而出守恭惟知府侍郎閣學高名映世
偉度絶人屬圖攀附之初特起燕閑之久承明厭直復
為解組之行輔郡勉留莫慰懷章之喜雖山林之志始

願不淪而廊廟之姿與情所係回翔少日綏靖此邦其悦歲逃虛久已寓身而避地先驅入境不獲擁篲以望塵敢意謙光首貽書翰顧惟衰朽但切銘藏

回知台州王待制啟

右某伏審進陟從班出臨藩服建牙入境問俗寒帷恭惟某官體被中和器涵光大高文華國舊傳家法之餘發策廣庭早冠太常之第方後游之並進獨靜退以不爭記事丹墀仰直諒多聞之益代言禁掖資深厚爾雅

之辭屬者僕入直於永明分守符於方面請臨劇郡出
試治民方將頌朝廷寬大之詔書慰父老傾聽而扶杖
其漂流澤國得謝聖時枯槁餘生乞賴洪河之潤高明
垂照尚裂分燭之光豈謂譴沖首貽函誨載惟厚德彌
切感銘

賀市舶再任啟

茲者伏審光奉除書再還舊物恭惟某官天資沉厚知
術通明馳騁事功豈獨吏能之最發揚文采溢為翰墨

之餘其頃假守符謬承德蔭再瞻使節竊賴餘光仰步
武之未遥覺神明之還觀深惟賢者之受福允賴王明
更欣君子之得輿永為民載未遑馳慶先辱惠音感愧
之懷數陳罔喻

答徐内翰賀正啟

獻歲履端已迴旋於星紀王春謹始方頒授於人時宜
膺首祚之初克享朋來之慶恭惟某官典刑夙望德齒
踰隆顧叨冒於守符竊被承於餘蔭宜民受禄踐正月

冬至回王侍郎啟

右某伏以氣應黃鍾肇紀天元之建景旋南陸茂迎日至之長竊惟視履之休宜享景福恭惟某官高名映世雅量絶人釋省闥之迴翔均輔藩而偃息政流民悦協應宮聲之和德與時行仰如雲物之瑞甫臨嘉序茂集繁禧佇聞三節之召還儻與一陽而來復顧誦言之難切悵謁賀之無緣首辱移書益深銘德

賀府守啟

顯膺温綍榮殿巨藩威懷素聞欣畏迭見恭惟某官高
明拔俗端亮表時學問淵源皆當世鴻儒之事論議慷
慨有前古直臣之風肅使屢將休問彌暢當饋餉浩繁
之劇在談笑從容之餘罔敢告勞爰許均逸政成吳會
訏觀訟鋘之空名在漢庭即被賜環之迅某忻聞成命
久竊餘光願陪後乘之游凝望前旌之至其為喜幸曷
既敷陳

賀運使轉官啟

伏審光奉制書進登爵列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材果
藝德履優中和露冕寨帷民從觀於旌節奮髯抵几吏畏
服於教條果膺增秩之榮式慰輿人之頌深惟賢者之
受福仰賴王明更欣君子之得輿永為民載末遑馳問
先辱賜書感誦之懷數陳罔喻

賀中書葉舍人啟

伏審登榮柱史進直掖垣先進同升欲斯文之得輿後
世取則知吾黨之所裁自聽綸音翕騰輿頌竊以朝廷

之指麾號令一出于文章儒臣之辭命語言實關于政體觀時制作與世盛衰方聖神之御天暨聲教于殊俗言惟作命孰形播告之修令出惟行厥在典刑之自用能昭回之光以藻飾萬物文告之令以震疊四方煥乎知天子之聖明卓然使當世之聲動恭惟某官當仁不讓闕洞達嶽言韜淪雅量董石渠之論著闕尚須明試昭示顯庸遂躋持橐之班是正握蘭之任典章故實疇咨世叔之討論昔命冊書追繼周公之煩悉當今誰輩與

古為侔佇觀綸綍之行益厲風雷之播乘時得位為國有人然而搞翰墨則不貴于浮華備顧問則當先乎學術資君侯之博識具帝制之坦明穆宗之訪仲舒宜為唐誥中郎之咨伯始益練漢儀

代轉官賜第謝執政啟

比膺帝眷亟進官聯仍拜賜於芝函遂登名於桂籍寵光橫及感激交流伏念某性昧知方才疎適變少為遊學不能收場屋之功晚乃遭時已叨陳侍從之列荷大

均之曲造懼小器之疾顛每究勤渠勉圖稱塞抆已窮
而難強力弗給而易疲至如饋餉之薄勞乃是轉輸之
常職俾之增秩固慚恩數之已優假以決科更使品流
之稍異自惟何者可得兼之此蓋伏遇某官道濟寰區
功存廟社削除強敵既恢經武之圖旌別羣林更助右
文之化故捐殊賞以責微軀某敢不竭節奉公推誠享
上謹邦國貢輸之備識朝廷法令之宜庶幾此心何敢
云報

代人謝運使胡修撰舉改官啟

浮沉州縣甘老簿書出入門牆誤緣翰墨更借拔援之勢遂成汲引之恩投足知歸撫心懷感伏念某江湖一介塵土半生叔夜麤疎顧豈堪于作吏次山浪漫蓋亦懶於為官未能從洗耳之謀不免效折腰之態庸庸備位職號馬曹累累隨行事皆牛走念是非之相亂致力命之兩疑借曰自媒正使誰譽比因修小記室之問乃得望大君子之光顧盼所加遂謂衆中之異聽聞或誤

遽忘名下之虛公賜品題曲為道地意極丘山之重言
逾布帛之温退省庸虛豈能稱塞茲蓋伏遇某官權衡
一世水鏡九流發為月旦之評動合春秋之法敬帚無
用提攜使享於千金駑馬有知鞭策俾專於十駕顧如
妄瑣亦冒揄揚其敢不欽誦格言勉圖報効許以操修
遂慎當遵節義之大閑謂其學問加勤敢衒文章之小
技庶幾激勵無辱知憐

代人謝運使王待制舉改官啟

三語就辟亟從幕府之趨一鶚興褒輒累公車之薦荷大恩之已至懼小已之弗勝伏念某淺落散材嬰姍憃足貧交易厭揖窮鬼以告行拙迹難安拜天孫而請禱念兩求之皆失歎百慮之交攻髮已星星心徒烱烱一昨汰從黌舍還綴班曹路隔九霄豈有修門之夢家存四壁未成下澤之遊挫箴資餬口之圖束帶効折腰之態當塗知己或似寒蟬末路依人定慚社燕幸遇搴帷之始頓形傾盖之餘召置門牆使操翰墨然員多闕少

二紀服儒嘗念呻吟之舊
辱提撕重為榮耀伏念某受生多難涉世少徒粤從鍾
金之謀濫汙軒裳之列衒玉賈石夫豈本心乞酒得漿
乃其定分亟捨絃歌之樂騶當敲朴之煩羣言誚誚爭
沮幕中之辯獨行踽踽敢矜席上之珍乃使掛需頭之
章終免為搖尾之態靜言特達重愧空疎此蓋伏遇某
官隱德在時精忠許國收人馭衆共師循吏之風流推
賢與能自得大臣之識度優容寒素曲賜奬成某敢不

銘肌感恩刻意為善庸庸末學儻有見於施為斷斷餘
生庶無忘於報稱
婚禮納采啟
求伉儷於閥閱所以親仁助孝嘗於春秋實為嘉耦已
嫁纓而得請將敝族之照臨伏承 云云 婉娩女功柔嘉
婦則某舍弟聿求中饋之主得此季蘭之姿獲命于歸
以圖不朽是宜家室敢徵卜于蓍龜以承宗祧用徵福
于祖考辱嘉言而拜貺修菲幣以行成謹奉狀

婚禮請期啟

合姓之重滋有成言將幣之儀以為嘉好抑撫臨其家室大燕及其宗姻不顯其光自他有耀維茲後世之永賴天啟其衷俾我先君之寵嘉人各有耦聊卜云𠯿近日尚燕爾之及時莫厲于門顧委禽之荐至御輪成禮須授室之有期

欽定四庫全書

忠惠集卷十

宋 翟汝文 撰

銘 埋銘 祭文

政和洗銘

維政和乙未某月甲子帝作洗用祀萬世永享帝假有廟作洗永用享

簋銘

帝永天休受簋錫命臣炳臣師成範金孔肖稱祀於世

帝作簋蕆新天錫眉壽萬年其永無斁

又

帝祼清廟作簋吉蠲明神神監馨德俾帝萬年永綏受命

鷄彝銘

帝集寶命昭德於彝器作鷄彝用享神敢明德俾帝萬壽

又

於明堂惟克永世

明堂犧尊蓺識

維政和乙未其月甲子帝初作合宮肆尚見帝升侑聖
考作犧尊用祼皇天申錫帝祉永綏受命

圜丘犧尊蓺識

帝考古象物制器維則作犧尊用享於宗祏子子孫孫
其永保永

山罍銘

維政和乙未五月甲子景鐘告成皇帝以身為度鑄鼎
生律鼎九斛以應黃鍾之數仰為九鼎復為景鐘衆樂
宗焉以冬至之日奏於郊丘肆類上帝取中聲以迎氣
至極九數以召衆陽天為顧歆罔有弗格臣某考制撰
德而作銘曰於皇聖神奮豫晟樂律度自躬惟聖有作
於論景鐘量鼎所容有鴻其聲象帝顯庸帝薦郊丘鐘
閎於天綏我思成孚佑歷年臣拜稽首天子萬壽永底
於成式是金奏

少師墳山鶴林院鐘銘

維政和戊戌秋七月甲申範金作寶鐘蔦我瞿氏顯考
昔覺雄作大音聲震於十方國土俾茲聽聞悟入得無
漏智肆用格我顯考之靈濟登茲淨覺乃嗣汝大稽首
識銘

伯氏公肅埋銘

余兄公肅瞿氏諱汝特幼賴異如成人先秘書監教諸
子刻意君總卯日强記數千言已過目不再讀既冠悉

通六藝獨好春秋左氏學于漢以來諸儒傳記少所取以
為孔子志在是經不專以凡例所論注獨得於心一時
老師莫能難也又尚書古文訓詁篆隸彝器物討論
搜索超然意解嘗嘆今之君子所學華偉不既其實故
求古人所以治心養性者不斷與世合兄為人幽遠微
言不盡有三嘆之遺音天資沈厚未嘗愠見家人婢使
與之務信一辭不侵先秘書監歷中外久君少年所與
交已皆諸公長者紹聖二年冬郊丘以侍御史奏君永

合葬凍去十有一步銘曰嗚呼哀哉公肅道之難行止
或杞也知性命者不亡與化非其死也先人兆茲九原
歸覲君其從之也藝松楸志新藏無俾來者毀也

讎師逐瘟文

帝居高旻念此下民孰尸殺生分命有神尚憂牙蘗地
大衆夥物鬼神姦或形么麼申命真靈時狩后土督視
四維莫余敢侮維時歲終老陰用厲罷昏憑行實煩厥
類罔象夔魖旱魃猶狂木石之怪魑魅魍魎魁蜮蜼蛇

爰暨畢方嘯其朋儔附麗依託為癘為瘧伊其相謔高
明之家晝日窺瞰氷炭反覆興訛造訕咫爾何為稟厥
汐氣使人寒熱為已得味蒙俱毒驅已避復肆矧乃巫
覡譏罵不恥姦極技窮祇以益死凡我衆土是殖是戮
殄類耡根俾無遺育保我幼艾以祓不淑上帝好生天
網雖疏干冒自投磔汝幽都廓然妖氛雲散風靡至和
嘉生咸不疵癘惟明天子如日之昇物寧有是而敢顯
行惟明天子傳序古帝撿執斗柄運行歲次清明在躬

負扆垂裳大開明堂以顧萬方

祭蘇丞相文

維公早直禁林更歷四朝之舊德晚當國論猶為當世之宗臣聞名震乎薄天後生莫不陰其德宇偉茲望實維我老成往辭赤舄之榮歸遂安居之請歲時出適聳萬石之里門食飲擊鮮過諸郎於治所雖晚節之休退尚精神之折衝某比以松楸獲陪道德問萬事於伯始無所不知夢兩楹於殷商遽然永訣慨念山川之接阻參杖

屢之游天乎降喪不慭遺於一老人如可贖將何愛於
百身哀前輩之風流失朝廷之耆艾吾將安仰誰具爾
瞻空驚遺像之觀來致生芻之奠永懷疇昔愴叙舊於
南音尚意樂生賦招魂之楚些捐棺一慟 闕

祭中書蔡舍人文 啟

維公昔鍾英華高第受業顧諸儒咸有師法公獨後
出攝齊登門一見嘆嗟付以斯文鍾山既薨主盟六藝
老於西河疑若夫子公於多聞如彼海若浮屠老氏九

流七畧逸書缺簡圖緯之學其多萬數敏視如流成誦於心棄不復留其為文章捭闔自恣滑稽談謔蓋以大戲淵源滙蓄有本如是世家碑版有欲垂後必公述作大刻不朽諧聲麗句餘及詩律雖清廟若奏金石方今之人誰踰仲卿宜冠進賢宏議漢庭維名不祥多取必疵卒以口語半生差池帝須公來付以辭命昭回於天物被光景帝顧句章遐方底貢命公往臨為島夷寵閱歲解組悵焉懷歸縱心事物壽考與期胡為厭生欲

與世違嗚呼哀哉我從公游爰自幼日曰予妙齡獲此郢質維予於藝既其華實聞公之喪我官海隅不即會哭奠匆寢平生師尊於義缺如公於生死晝夜一致視身與名如脫敝屣我獨滯念攬涕中夕哲人云亡為天下惜嗚呼哀哉

祭保甲於牀文

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防城保甲忠義死難之士於君之靈嗚呼哀哉杭卒叛命蕩為賊區我昔治師恭

行六誅士衆揮騎陰與賊圖戰則先遁均為崔蒲爾獨
忠義奮然前驅衆亡被執怒此賊徒脅使必降誓死不
汙皆裂髮衝氣象自如賊羣束之曹射其軀矢如蝟毛
謾罵如初嗚呼哀哉委身蹈義得死乃趨生氣如在歿
與衆殊瞻彼圍城深愧士夫嗚呼哀哉痛爾酷禍慘傷
余膚我實負念致爾不辜招魂於棺歸安葬塗力能報
德哀死守孤魂今來歸登此喪車嗚呼哀哉

覲墳祭文

伏以慈顏永閟悼體魄之既藏宰樹仍存歎松楸之已
拱宦游湖海違遠歲時再望若堂之封獲修除地之祭
敢緣薦食以道寸哀誠伏惟尚饗

少保忌辰祭文

右伏以積行累功肇基堂廟餘風遺澤垂庇裔昆屬邮
日之載臨重永懷而增慕仰遇道蔭祗薦先游雖歲月
之若馳慨音容之如在弄孫抱子傷莫逮於愛慈尊祖
敬宗顧敢忘於本始

少師忌辰祭文

右伏以昊天欲報之德永負劬勞諱日終身之憂愈懷追慕仰憑道蔭祇薦光靈矧當春露之既濡載瞻烬火之方改鼎鍾欲養傷不洎之悲心貌像如存慨有聞於歎息恭惟先烈歆此薦羞

家廟時祭文

歲旦祭文

伏以星紀回天王春頒朔載臨獻歲之始深惕濡露之

女嫁昭告家廟文

維某年月至之靈某蒙賴祖考遺德庇覆其孤以有嗣續今第幾女擇耦以時歸於某氏之子某茲用徵福於我祖考使宜其伉儷家室以成嘉耦擇日有行不敢不告伏惟尚饗

齊州謝雪祝文

自冬歷時不雪抑艱歲而民病也嗟我婦子告饑曰無以須上令也刺史惟罪罰致斯眚也矜於民之幸神幸

曲聽也惠然賜之尺雪浹封境也祓除疫癘而螟螣殪土脉含滋而穀有嘉穎也閔歲事將有期可以潔粢豐盛也我其敢怠荒忽神休應也率吏駿奔承威命也蠲明豆觴酌彼洞也祇見像設神栖憑也儼校服而來下風泠然肅以敬也具醉飽而遺以祉擁幼艾為民正也吏報事蓋慶繼自今其永也薦辭侑酒相雩詠也荷神之賜終不敢復有請也伏惟尚饗

昊天殿祈雨文

瞻彼甫田蔚然多稼行遂九秋之望尚徯一雨之施惟
是高原亦既亢旱冀昊穹之昭格俾時澤之周流降此
康年恃之幸歲

神霄殿祈雨文

運在金穰已屬豐年之望時方火老爰臻亢旱之憂乃
聞高原既竝枯穗仗霄宸之至佑幹陰陽之至權雲上
於天用敷剛健之德月離於畢終致滂沱之祥

泗州傳衣塔祈雨文

比歲告饑民方惟於艱食常暘為沴天復降於疾威念
吏道之與妖致農工之失職衾被躬自咎雪涕祈哀仗大
士之悲懷閔羣生之危墊慈雲廣布法雨周施霈然嘉
澤之流戢此驕陽之熾庶令老弱旋見豐登

佛寺祈雨文

豐年已兆嘉澤尚愆雖蒙一雨之施未厭三農之望敢
憑精意恭叩覺慈冀法澍之周施抑驕陽於已熾滋我
多稼溢於大田

密州祈雨文

嗚呼嘉穀在田方茗穎也胡寧淹月不雨唯旱證也穀將槁而菽不得植抑民無所寄命也眷此邦歲饑流冗未靖也若禍未悔神於人實不逞也我其敢辭罪罰失刑政也矜人顧幸神幸曲聽也惠然賜之尺雨速休應也我將駿奔走震神威令也饌牲酒報德繼自今其永

密州常山謝雨文

維北海邦頻歲薦饑望麥拯急庶幾朝夕期月不雨人
其溝壑我書人牘率然請命若有告言神鑒其衷詰旦
甘霈浹於四境執熱得濯慰民望歲既雨彌旬復以病
告祈聽從之陰雲倏開雨暘應期如與我謀豈以忠信
皇神所依昔我涉境神喜其來迎以膏澤仁聲先路今
又屢請不訶其瀆我雖怠棄敢忘報德酒牲潔蠲合樂
為侑祝史薦辭皇神所歆

又

嗟維海邦民不溝瀆以時雨暘愆則罪歲寧玆天理適與人會水旱之請瀆神為最今者亢陽嘉穀罹害歲饑民流無亦神餒沛然膏澤神卒惠賚拯於溝瀆保我幼艾匪神之休亦曰殆哉酌彼雩泉蠲潔濯溉凡我在事益虔不懈有如背德神實恫悔

又

嗚呼吏實不德致災於民民既阻饑維以籲神哀此海邦歲旱薦臻衆萬嗷嗷孰聞鞏呻誰謂神遠有號必聞

惠我尺雨山川出雲東決萊濰西極海濱俾茲有年婦
于食新我瞻睟容躬薦芬酌彼雩泉侑以斯文神降
在廟升於宵旻將無怨恫惠我齊盛人咸靈在天神實不
汎

興兵討杭賊禡祭軍牙之神文

嗚呼王室未靖盜多卒徒孰安招攜孰克誅鋤維杭叛
辛三五其羣戕殺官師持燎縱焚我司方隅容通隣寇
其忍翦賊不寧往救初順撫之命取其成狂狡自疑不

獲腰領嗟杭之人思拯禍虐興我戎兵往定亂畧提我
萬衆取彼數黠士氣奮張曾不留行維神鑒衷用相茲
役取我師征咸劉厥敵建牙出境唯敵是求俾我有功
崇神之休

光東雲陽錄一卷

猶子重刊集氏公諱銘

公諱銘字公器閩之

閩陽人翟受姓於周有封

曰翟桓世居光地後為晉

襄新唐書宋宋元公無忌大

夫華氏謀弒元公國人與

大正儁折戰敗華氏敗

於公所而歸瑞佐魏文

侯以仁義顯名諸侯漢高祖

紹即羣雄剪滅項氏即帝

長孫頡賊薛仁杲之亂涇州賴安良佐宋州刺史瑋號州刺史自周迄國朝代有顯人明德偉烈踵武相望由廷尉至刺史子孫散居陝虢賴洛之間瞿氏之胄始分南北居陝虢者曰北瞿而居吳越前楚者號南瞿氏公之宗自高士以來世居尋陽五代秦宗權之黨劉建封陷長沙公五世祖避亂遷潤之丹陽以孫權常射虎丹陽之虞亭又自別曰虞亭之瞿始祖顯越州山陰宰高祖玭故汝州太守非禮不動與人交必以身下之汝頼

三年還舍毀瘠不勝衣除喪干祿京師大臣一見奇之
曰王佐材也除議禮局編修官薦于徽宗帝召對謂蔡
京曰翟某器識深遠議論通明可儲東觀拜祕書郎公
父子踵武蓬山縉紳榮之館中謀白宰府請議登封以
彰洪烈公言治貴清淨柳宗元猶知封禪之非今不勸
上三代禮樂以文至治而啓上師秦漢之侈心懼王通
之譏也白簡論公詆忽治功譏侮盛典責監宿州稅大
觀丁亥除著作郎公九流七畧靡不該貫率語成章事

以類舉一日館中羣集問植柏于墓何義公言任昉云地中有獸名弗述好食亡者腦銅鐵擊之不死柏插其腦即斃前漢黃腸題湊蓋以禦之漢制主第樹柏中庭取松柏之茂也明年秋遷左史澜聖皇帝出祝外傳擇一時人物為官僚首命公勸講儲宮冬詔試詞掖嶽宗皇帝務述熙豐政事士夫學宗王氏以通經為要史學無介意者言官媚公負材驟進論公少從蘇軾黃庭堅游學術不正不可當內史贊書之任除顯謨閣待制知

襄州未行再論降直龍圖閣知齊州郡圃舊引舜泉為
流水周臺榭前政貪墨無藝淤之植澤瀉私已公命導
泉如初或謂使君有拔葵之風公曰郡圃與民皆樂者
而瀆利自汙懼民之弗率也未幾言章再論落職知唐
州坐謝章自辨言者挾忿肆攻不已罷郡符畀祠禄政
和壬辰秋復職知陳州明年春正月詔還西掖公以天
子修明禮樂比隆三代王言非深厚爾雅不足行遠乃
師盤誥以敷釋令震耀中外明並日月四方傳誦咨嗟

太息夏除修哲宗皇帝國史提舉京畿常平范慎奏陛
下執大象以撫域中天人和同幽明感格莫九鼎作晟
樂受玄圭行冠禮祀圜丘祭方澤協氣橫流珍祥咸至
天神降地祇出皆甚盛德事曠古所未聞也然未有顯
大之舉以榮天休以彰美績願詔儒官制為樂章薦之
郊廟以傳無窮奉旨委公修製公奏古者登歌在上乃
播八音聲依永言始協律呂雖有韶濩之作必先雅頌
之正所以猗那長發光祀成湯清廟我將周人用享其

上推本有姒姜嫄受命之始其次備載太任太姒作合
之德爰暨武丁成宣褒大其子孫下及周召山甫顯揚
其佐命聖君賢臣勲德光明更歷千載震耀如初體大
事重苟非其人孰敢輕議陛下肇新晟樂天地顧荅改
作禮器比隆商周宜得語言文學之臣付以聲詩郊廟
之奏薦功皇天明詔萬世乃以臣愚討論是使蚊虻負
山氣力幾何不允冬祀圓丘帝出郊有人物車馬空峙
雲端時謂天人相與白日顯行云宰相蔡京請率百官

慶賀詔表非瞿其莫能昭明嘉祥叙侈神貺其俾視草
冬十一月除給事中京兆投書使臣吉州防禦使賈鑑
強買市人張順女為側室順訴不從誣順京城殺牛白晝
集羣不逞劫其家掠女以去順訟冤闕下詔鑑奪爵為
士伍未幾詔刊丹書許用郊恩薦其子昌公言鑑招合
亡命白晝肆掠平民昌聚衆殺人輦下父子肆行劣威
無所忌憚縱未即肆市朝豈可蒙被世賞重汙爵列如
此則小人無所懲艾刑法無施用矣詔格前旨雞林

遣使入貢詔元宵觀燈班侍從上公請對言春秋王人
雖微序諸侯上聖王之制先諸夏而後外域廉陛崇峻
則堂皇尊嚴軌物凌遲則國威頓損今島夷細介奉琛
而至一旦升法從上是中國自卑天子近臣而尊顯陪
臣之小物若遂行之貽辱朝廷有無人之歎帝矍然曰
非卿不及是也命如舊制政和間內外又安百揆時叙
詔儒臣修明典則肇新宋禮以訓四方除公禮制局詳
議官明年天錫帝簋帝承天休詔禮官草漢唐諸儒臆

說之陋憲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圜丘祭方澤享禰宮及太室諸器專命公監三代正軌則制器銘功以格神祇祖考於是宋器大備匹休商周楚庭儼上命公作儼師逐瘍詞四六韻語凡三篇辰受命午即上帝讀之曰班馬才也內侍梁師成寵冠一時位兼三事畫旨和買百姓墓田增闢園地公言昔鄭簡公墓欲毀公族之廟與司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君子以為知禮曰禮無毀人以自成者今近幸之臣假詔平人之墓以

廣遊樂之所非所聞也梁怒諷宰相黜公守宛陵郡山
嶮民貧酒坊課額夥大月入稍虧或負沽過界常平使
者逕遣官封坊場籍家財充逋賞公奏前後征繫為戶
一百三十有八為錢三十六萬八千有奇窮民較沽規
利養生坐不售或繫累致蕩產復逮繫不聊且非無良
故犯者今責必不可得之逋使朝夕愁嘆囹圄上累至
仁請一切貸貰以洗瘡痍裁減歲額以省刑罰詔悉除
負額減舊半明年秋除吏部侍郎未拜改卹合肥踰月

移守容州容負海鹽課甲諸郡崇寧初宰相蔡京廢平準為
榷貨飭為新法茶鹽鈔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鹽郡
授鹽始嚴刑杜絶私市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實中都意
欲帝謂非相市他人莫能給用則已可固位肆姦常使
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欺商賈以奪民利名對
帶法容負鈔請鹽扼不即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許
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法循環者已買
鈔未授鹽復更鈔更鈔鹽未給復貼納錢然後給鹽凡

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資更鈔已納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昔為敗楮無所用富商巨賈朝為猗頓夕至殍乏盜販衡石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追逮跡捕狴犴充溢死亡道路重抵黜配輕辟至徒即獄更累政不敢縱捨公曰祖宗法獲私商不詰所由以靖民也今麕集不逞苛刻之一旦亡命是樹寇也悉縱之卒公代無以鹽犯禁者宣和初朝廷興燕山之師諸路稅帛指會須給版曹言祖宗制衛兵以八月授衣請夏賦六月畢至

詔諸路促輸上下相承催督峻急富室乘時射利匹至倍值公曰今四月蠶未簇而督絹殆如緣木求魚命匹納見值之半遣官留易京師從容告辨東武多牛朝廷歲須牛黃牛失黃輒瘠死民坐黃破產者相屬公曰守勸民耕者而督黃致斃其牛此孟子所謂以政殺也天府藥物所聚宜易致遣牙校往求以獻公言黃以享上臣敢有辭請歲輸錢就市輦轂徽宗皇帝大德至仁降旨直免明年賦花羅頒六宮戶部言膠西絲帛所產請

不敷給公曰此定潤物邦人雖莫嫻當經畫承命苟復
抗請蔑濟也遣吏走兩郡傭工以教織紝甫期自集冬
請宮祠以歸又半歲有浩然獨往之忠乃上章謝事踰
歲帝聞公精神強固詔復奉祠明年詔還東省旋報罷
淵聖皇帝即位以東宮舊臣召直翰苑公以時事俶擾
即日造朝既對請遣使北人立其裔結林牙伊都以尋
舊好與為唇齒以抗金兵力言金人盟好難信今傾國
內侵苟不厭志其肯徒回若倚和緩備使得逞其間非

計也且中國久安兵不習戰是我力已不敵顧今無策惟分促勤王之師速會畿甸散屯以多其應持重以老其師詔諸將審用間諜互為策應彼野無所掠必攜攜而久留必怠怠而擊之庶幾或濟今日之事非老臣無敢盡言者惟陛下深計社稷安危無忽大事時耿南仲及其子延禧以潛邸調護恩言聽計從堅請和戎公言不用請去除顯謨閣學士守會稽先少師凡再牧越公繼為郡邦人美綃衣之榮下車專以仁政賦訟有更數

政不決者公一語開曉咸得其情皆悅伏而去公聞二
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人援京師時上駐蹕畿甸遣官
走帝所請即帝位以慰民望復請糾合義師追賊鑾戰
以張國勢帝至廣陵公以牧守不得詣見乃遣上佐及
其子耆年奉問官守建炎二年春夏淫雨蠶麥告病公
言淅東和預買帛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越二十三萬五
百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劫戶口彫耗
總蕭山一縣家業錢一百七十緡民力困弊於此可見

陛下即位元年赦書祖宗上供物帛悉有常數厥寧已後獻利之臣奏請增擴不勝其弊其議裁損以紓民力六月甲子制詔賦斂之厚其痛蠲除臣謂與其剋剥窮民為朝廷得少繒帛不若數君父實惠使百姓咸知愛戴臣已體赦勑惻怛之意將第三等戶以上減半第四戶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身丁鹽錢祖宗皆有定制其後始於折米今悉為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曰可轉運使吳昉劾公擅放錢帛詔降官兩等公表言臣叨臨劇

郡實任牧民當上聖總戎之初屬二聖崇塵于外遐方
傲擾衆志易搖西有倪賊之未誅東有方寇之餘黨征
徒潰散羣盜繁興若催科之不聊則環視而俱起臣所
謂輕捐州郡之租賦乃以重保朝廷之土疆明年飢公
問策於寮佐咸請誘富室出穀以賑公曰今盜賊方興
誘勸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首及上戶殆斷屢補
履也即捐兩歲圭租散給已而發郡廩截上供以濟民
免流殍賴活者數萬人秋八月杭卒陳通嬰城以叛公

曰遠人猾夏東南國根本盜賊肆發吾莅方鎮賊在隣境不討吳越環視為盜區矣即提兵七千渡濤江與賊搏戰公奏浙西屯兵進退不一莫肯用命乞暫付臣節制以畢臣功朝廷方以專軍委憲臣高士瞳士瞳戚里子必欲招携以幸功寵公復言今兵勢已盛誅戮已加而憲臣欲釋賊納降意在黨賊固沮軍興昨嚴賊俛從慶跳踉山谷間止十數輩朝廷不深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心無所懲艾今復許招降是朝廷專以官爵

誘人為盜獎其叛逆非所以訓也及士曈為賊欲誘質
始專用兵後文臣提刑周格繼至復逗留士曈竟為賊
擄而格被殺賊志既得分遣間諜散誘官軍黨附滋衆
公復乞濟師朝廷遣辛道宗將西兵五千為援至嘉禾
肆掠而潰十一月帝遣殿帥王淵統王師收復言章論
公總兵臨城不肯會戰有旨令公具析公言臣奉詔旬
日不知所對自杭賊叛亂獨臣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諸
將悉為憲臣抑制不許會合無一人肯應臣者臣累奏

乞暫付臣大將旂鼓庶無沮撓得以討賊臣日夜策厲痍傷扰戈待命不旬日王師蕩定若責臣不武不能破賊則臣無所逃罪若以臣不會合則無單車一介與臣犄角不識使臣與誰會合臣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非可誣也奉旨特降充顯謨閣直學士富民諸葛氏即居為樓臨通衢歲久為鬼物所據白晝顯出夜明炬如墟野間人莫敢登因塑像其上往來或不致嚴即祟若之公命闢樓為酒肆名曰和旨取課入以資軍儲徙像叢

祠中神無聞焉左轄葉夢得聞之曰是肯受令翟公信有德君子哉吏部尚書黃裳道山前輩也歎曰翟公能使鬼神知畏是難能也後月入豐衍朝廷置官莅沽以佐經費公為郡軍士以事遠適者必計道費具藥物審視遣之既行經理其家靡有闕遺計抗賊之亂管置郵傳通息耗委官撫恤感懷敵無私顧憂軍行與士卒同起居次舍庖爨無異其時嘆以為古賢將所不及公牧越始至營無屋軍士僦舍與民襍處公曰帥職不修

至此其能責士用命乎即廢基創屋三千楹既成躬按
行廬舍為辦服用徽至七箸杯盂靡不備具然後以次
授館士卒咸感涕稽顙謂撫士卹隱昔所未聞然有犯
必誅人人畏愛莫不自盡浙東副總管楊應誠累歷廉
訪使者以下除篋牧怫欝不平數詆時政懼公不能自
安謀為保全計乃欺朝廷稱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
情及自高麗至女真逕道請身使三韓結雞林圖迎復
二聖公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實無奇計可返翠

華苟應誠至高麗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行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人至自敝邑請問津以窺吳越則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苟應誠至毋濟其行應誠聞之自臨安登海舶以往既至高麗果如公言氣索而返郡僚聽訟有不能得者衆以謁公語未既已洞始末片言折之羣疑渙然罔不歎伏公既去邦人塑公像于郡之龍瑞宮能仁寺咸以公射弥之日修梵供以伸善頌户繪公像奉祠畫史至摹本立直

以售邦人飲食必祝公而後食閔閔焉惟日夕望公復至公莅郡或細故而置理或重負隨釋遣之然咸得其情衆始腹非卒皆心服後政師公行事不當也既而訪其跡則厚貸者果善良而吏訊者兇人也已而曰無以為也是得於心不可學建炎四年冬以疾力請掛冠避地閩嶠紹興初天子駐蹕山陰詔復以翰林學士起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命所寓郡守即廬勸駕勅使人頒詔須公啓行以聞既對

帝顧公進趨雍容議論英特謂中興人物之表殿廬御
士見公步武温麗音吐暢潤論事切要咨嗟改觀曰今
日豈止復覩漢官威儀是學士位廟堂中興必矣每制
詔上帝讀之恨起公晚踰月除參知政事公力辭不得
命公亦以經世為己任天子虚心聽納倚以圖治海内
引領尅復二聖狩金國議臣言三韓距金境密邇請取
道以迎兵衛高麗隨遣使造朝帝令止行人于四明俾
其屬進及堂參公適在告宰相出笏逆之公聞亟出謂

丞相曰三韓國陪臣藉其主來猶班兩省下令使人之屬至僕射以漢相之尊與為客禮是自貶以傷國體非所謂折衝禦侮者及再見公命吏諭之曰宰相出笏見使者以恭問二聖行踵今竣事矣其以吏見使人既進加恭疇昔秦檜為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並為奸公語檜專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峻懲之公當印凡訟訴直送所屬會六部者不得過一日吏懼自力無復滯事同列詢公非堂牒典故公曰天子蒙塵四方奏報利

害閒不容髮若用承平故實則玩時廢日不唯事失機
會舉有滯留之嘆矣方時艱棘聖賢馳驚猶不給吾儕
可惰而任吏耶公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公擅
治吏公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位
即力求去帝挽之不可公言宰相既不許臣預政臣豈
敢苟偷榮以誤國事退復堅請言官方孟卿逢檜意抗
章論公不合與宰相不協因防秋欲以細故去位詔以
散官就第公表言臣昨陪國論誤簡聖衷不量孤獨之

交欲濟艱虞之會謂衆全度之見察豈料同列之不咸而雖號參知了無關預人材除擢但見畫于録黄政事施行一視成於牒檢憂心自念負愧益深若蹈淵氷不能朝夕與其雷同充位之無補莫若潔已求去之為宜又云爵禄非事君之本心所懷經世去就乃　臣之大節安敢辱身使臣得辭寵利於聖朝是亦能識廉恥而為國既歸謝賓客以道釋書自娱曰五千言守恬淡合虚無為先金仙氏明空寂覺妄幻為本旨趣玄遠自非

上智默識無自而入然有無之相資如形影之相隨初
不獨立謂無上普度天人莫尊於黃籙大醮著盟真玉
檢十卷如來升濟六趣莫大於冥陽齋作淨供普濟儀
三卷皆衷晉唐以來郊天奉佛之典丹章綠字之書稽
攄參考勒成一家軌量宏深廣大悉備真前古之所未
有欲使修真之士知非勤功行嚴齋戒盡誠恪躬禮容
不足以格上帝感大雄濟羣生其立意陳辭貫通墳典
合六經之實旨闡玄教之至言非叔世諂道佞佛狹隘

之所窺識冬十月丁普安夫人憂哀過而禮不踰士之好禮者式焉又明年徙行扶護自台歸祔先少師之塋于弟諫公六十不毀禮經所著今老人血氣已衰跋涉千里日又摧傷脱冒霜露將謂卒大事何公曰茶毒至此吾忍以年不自盡乎是歲金人復窺江表軍行不得進乃築湖州之官宅村既復土留湖以奉松楸服除泛恩除端明殿學士劉豫挾金人臨淮師退詔前宰執議禦敵善後之計公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

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蹦籍中國乘輿越在
裔土雖西晉劉石之禍唐宗安史之亂不至于此自建
炎俶擾今九年矣天下日苦于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
也經國規模初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
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
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昔晉
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唐憲宗討淮
蔡武宗伐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今羣臣泛泛

然如河中之木則陛下誰與權事捨策以圖今日之事
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遠畧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
將必以却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講謀立國之紀綱規
模先定然後可為也公以湖去行朝一舍冠蓋旁午乃
遷寓平江之常熟紹興七年冬以郊恩除資政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歸地之歲自沂密來者言京
東西人懷歸之心朝不能夕約王師至則倒戈相應既
聞公登廊廟曰庶撫我乎苟朝家命給事公自給事中
出守密故民

云收復我必死鋒鏑以報公德朝廷無遺矢亡鏃之費
京東西可一日復也既聞公去國咸蹙然曰莫有推誠
軫物忠實無私可與成此功者吾其為異域鬼矣京東
西人謂公政通神明旁郡之不仲者咸即公求成公笑
遣之舉陳牒部使者請送公理正曰公不吾與吾無憾
也大觀末三代禮器稍出學士大夫獲識全古漸跡先
秦科斗字學公建言古者頒班諸侯宗彝使鎮撫其社稷
以世守之當是時咸受彝器於王室而後能國抑為寶

重矣聖人制器尚象載道垂戒寓不傳之妙於尊彝使人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擊命物之智曉禮樂法而不說之祕於起居飲食之間朝夕監觀罔有逸德此唐虞所以畫衣冠為紀而民不犯蓋犧象尊彝鬲簋豆籩所用不同為禮各異周人小宗伯之職辨六尊六彝之名物又專設官以司其用刻銘皆科斗文字聖人作經以載道經非字莫成文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其後官弗修方罔知跡于簡古至謂小學不復經意

枸鬾悝銘之竅羽陵汲冢之書曾不耳聞周宣王時史
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總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壞
自籀始其書俗惡已不可言秦又惡大篆之煩務從簡
易李斯趙高胡毋敬變為小篆程邈起獄隸創為隸法
始皇謂便於迅急行之不疑四人胥吏之資臧獲之見
挾秦刑殺之威鉗天下儒術之口必欲顯名不朽斯因
秦罷天下書不合秦文者盡除之焚燒先典殄滅籀學
而古文絕矣漢去周為近習於秦隸不識籀古唐開元

間又變漢隸為今文人至不識隸書今字學舉宗許氏方東漢和安永元建光間先秦古文已絶許氏但襲秦隸悉從轉聲野陋淺薄繆妄斯甚其害至於錯亂經旨錯亂則事君訓民何自而正聶崇義集腐儒之説著三禮圖以誤後學今商周禮器科斗文字燦然畢出陛下方紹稽三代光明典禮此禮獨鬱而未揚疑有闕也願詔碩儒博聞之士稽正六經考禮於夏商之器正字於鼎彝之間剋草繆僞搜訪失絶使六經尊罍犧象之用六

書象形科斗之書昭明炳煥與六經相表裏以教後人
天下幸甚上大喜詔禮官即議以聞有司謂事大功夥
曠日引時繼罹金人之亂竟不克成識者太息公為郡
必稽公帑之逋於民者罷宴集絶饋餉儲月廩償之曰
瘠民以適已白取以稱客吾不能也凡朝廷與郡市民
物必面給直曰守不親畀則為吏豪奪所得無幾矣公
奉先嚴恭著享禮一卷節朔按以行事每祭必先掃除
内外宿設筵几率族屬告于祖廟既夕迎主就位戒内

外無或聲唉及聞履聲者以謂祭求諸陰故昏而行禮屏氣山立餽尊拜祝如聞嘆息如見所祭質明竣事奠幣燎瘞奉祏返室再拜綏神乃退自少至老雖甚疾必自力公言范睢後漢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筆勢縱横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緣事被誅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注作東漢通史五十卷謂儒者道不行立空言無補也著國學五卷廣聞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遺人矣公藏金石

刻千卷心畫妙天下用筆窺六朝書法之祕盡況着痛
快適麗勁逸之美雖一點一畫不妄下筆米元章蔡天
啓見公行筆驚曰非唐賢所及張文潛贈公詩稱顏筋
柳骨世不聞翟公筆力回千鈞蓋實録也公心印剛正
訟牒押尾吏悉截取以怖瘧蓄六朝至唐名畫甚富洞
曉畫法自畫三境高真圖十極列聖圖九天朝元圖四
聖降魔圖凡六十軸三天雲輅圖九天乘龍圖七佛圖
淨土彌陀觀音勢至像着色楚山春曉圖又妙於刻塑

陳榮韓駒皆門生也公喜治藥物裒方之經驗者為肘後祕書三十卷施藥濟人四十年未嘗少怠炮炙和劑必躬必親為守日遣醫歷民居及軍伍視疾苦坊置病歷遣官檢校具增損以告貧者賙卹之死亡則給櫬具賵其家先祖卽商丘遺公應貢松楡至盱眙宿普照寺僧伽真身所捨塔也主僧子英設食腆而惡公曰一蘧麵足矣笑以是為英夜夢紫衣僧告曰瞿公須蘧麵宜亟設英素完德訶遣之逮曉復夢僧至曰客須蘧麵

師勿靳也英驚寤見僧反手扃戸而出惕然悟為塔中
仙遲明過公語故公留行致謝曰弟子敢以口腹累和
尚耶公至朝以力請復北人之裔修好以禦金人不合
求去是冬京師陷獨脫圍城之禍始悟其請出也太夫
人吳氏潤人享年八十有八自歸先少師至公位執政
歲時奉祀治家咸有典則婦德母儀時稱閫訓賢夫令
子世為名臣四方榮焉翟氏内外宗族以百數舉無閒
言軫姻黨之急甚于己私居先少師喪貧悴不聊有相

資者夫人笑曰吾貧暫爾吾兜豈資人者初不屑也公
俸稍奉親賑施外未嘗妄費買田於高郵及鄉里謂子
弟曰吾豈老而悖謬置多田遺子孫爭端哉蓋欲創道
宮曰仁靖佛廟曰植德徼福老釋升濟考妣少伸風樹
之悲爾公捐館舍耆年營靖館於禫之陽創梵宮于公
墓之右卒父業也治家鞭撻臧獲必正衣冠拱立曰五
刑天儆怠荒今私用之復惰肆吾懼不敢所謂非禮威
嚴不行聖人教人先自肅爾公奉養未嘗過量曰吾寒

儒敢易天禄以肆志哉至於竹頭木屑未嘗蔑棄曰暴
殄天物用不以道是殄物也及義所當施雖黄金百鎰
舉猶鴻毛金人至中原衣冠厄兵火十室而九惟公獨
免公與人交必誠必信前後為同列中傷不遺餘力直
道而行恬然自信庸人狡夫欺以百數或請閑之公曰
不誠無物尤而效之又可乎哉與人期雖虎豹在前烈
風雷雨不變也每戒子弟曰汝寧容人欺毋以不誠待
物嘗言快意事勿為為必有悔又言麟鳳人雖不識聞

其名者莫不聳悅梟獍雖不害人見者莫不憎惡士人不師德麟鳳而為刻薄使人如見梟獍是自棄也宣政間士夫咸附北司以圖進寵及二聖出狩汨喪忠赤以苟活性命獨公以道自守進退光明無垢公言三代人攸好德叔世稟性不善劉戾暴恣先師老釋更出而化導之使依仁寶慈以自免于戾懼其頑弗格也又申言福善禍淫以教誘之冀其知畏而懲焉三聖者哀傷導誨而莫格甚矣人之難化也公濟物之心須臾不怠故

賦政以惠民為本祇畏之心日省夕惕故行事以遠悔為先嘗言人生於憂患故易稱履虎尾索索終吉此聖人教人儆畏以遠禍也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口未嘗言人過篤於行義奏補先甥而後子孫鄉人貧不克婚葬者輒為主辦録旅櫬之無歸者千七百丞瘞之為郡必搜境内之在殯者具費使復土曰掩骼埋胔王澤也守可壅乎晚年數夢釋迦佛教工刻製極華飾崇奉之嚴公薨之歲自正月上日金碧頓昏如煙霧所暗日

現顰蹙之容仲秋晦公忽棄世公以熙寧九年丙辰九
月十一日戌時生紹興辛酉八月二十九日薨於平江
府常熟縣寓舍享年六十有六前三日羣鳥集正寢號
鳴不止夕有大星隕于室父老嘆曰公其殆乎公疾革
命眷年凡故臣卹典之例錫者悉辭於朝曰吾生無益
於國死不敢重為君費遺表言今國步方艱人危未靖
將帥驕惰而不能復尺寸之地倉廩空虛而至於無歲
月之儲士有溝壑之憂民懷杼軸之嘆致睿躬之嘗膳

期勵衆以止戈所願益慨聖衷誕恢遠略思為君之難而慎於出令欽惟刑之恤而審于用刑懋終典學之懃以廣生知之聖清心省欲崇簡易以經邦務儉寶慈敷柔惠以懷衆修已以安百姓耀德以綏四方旌諫以來盡言營田以期足食重名節以激踰獎信賞罰以振紀綱減冗食之吏以靖民清入仕之源以省吏鐫任子之令使知學古而入官嚴薦舉之科敷求實材而授職赫然復古繼周室之中興力致郅隆使漢儀之復見語皆

救時之弊極言無隱人所不敢及者君子謂至矣盡矣
自得疾至易簀惟飲水自潔及屬纊無一言及家事卧
左脇沉然以沒非平日於性命道德所悟入孰能眎死
生如晝夜至此始娶吏部尚書原武邢恕之女邢惇夫
者其弟也夫人詞學葢惇夫而識過之享年三十一贈
魯國夫人繼室趙郡太守汝陽王純之女封魏國夫人
夫人事先君謹而甚至子三人長即耆年邢出也耆年
自少知友皆天下有名士大人行也劉器之所甚愛而

以著騷見稱于張文潛養志自修好古文及黃老言介
褊不苟合質不任吏自謂為吏必以戇罷少日即退休
著黃冠服放浪山谷間以著書自娛宰相范覺民語徽
君蘇養直曰瞿子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此張惠恕之所
以不能取容當世也既老居于家環舍植桐百本自號
譽落老隱次鉉右朝奉大夫通判嚴州次紱右朝請大
夫權發遣南劒州孫十人畋右奉議郎監登聞鼓院賜
緋魚袋畧右從侍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皦右承事郎監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門皦右承奉郎
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皦右承事郎福建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皦右承務郎皦曾孫五人褒忩
褒皆將仕郎交未官次未名女三人公病痔痛苦不聊
仲女慈忍者再刲股禱劑進公賴以少損以其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葬于潤州之丹陽縣九靈山者年褒公平
日著述為瞿氏家集三十卷系除官制誥於後欲後世
考公行實知家傳之實録也孤者年曰先君平昔言吾

死無誌墓無請謚無立墓隧之碑自古有死疾没世而無稱太上立言惟託名為不朽吾三朝遺老進退不疵應傳太史若無求事刻畫以誇流俗苟平日不為人信是直資鎮石耳惟公能足以康天下道足以經百世窮居約處欲以一身支大廈之將傾障狂瀾於既倒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衆先信力不及而世與之其宣于事業者萬不一試而彰焉猶為一世之所甚重使出其二三以安利乎人則澤之被世其何涯也孤著年懼

無以光昭先君之令德傳於永世故追紀平日語言行事為家傳以備史氏之求而其質固陋不足以識立身行道之大方其辭鄙拙不足以述致君澤民之萬一適足以玷累光明蕪穢盛德云既葵孤着年再拜稽顙請于賓曰先公有治命矣敢請所以信於無窮而昭其德者寵嘉先人而庇其遺嗣是先大夫之没不朽而不肖之孤猶可以釋憾於九原也賓拜稽首曰夫子納君於善終食不違嘉績協於師言是不亦忠乎夫子濟物之

心坐以待旦不亦惠乎故謂夫子忠惠先生